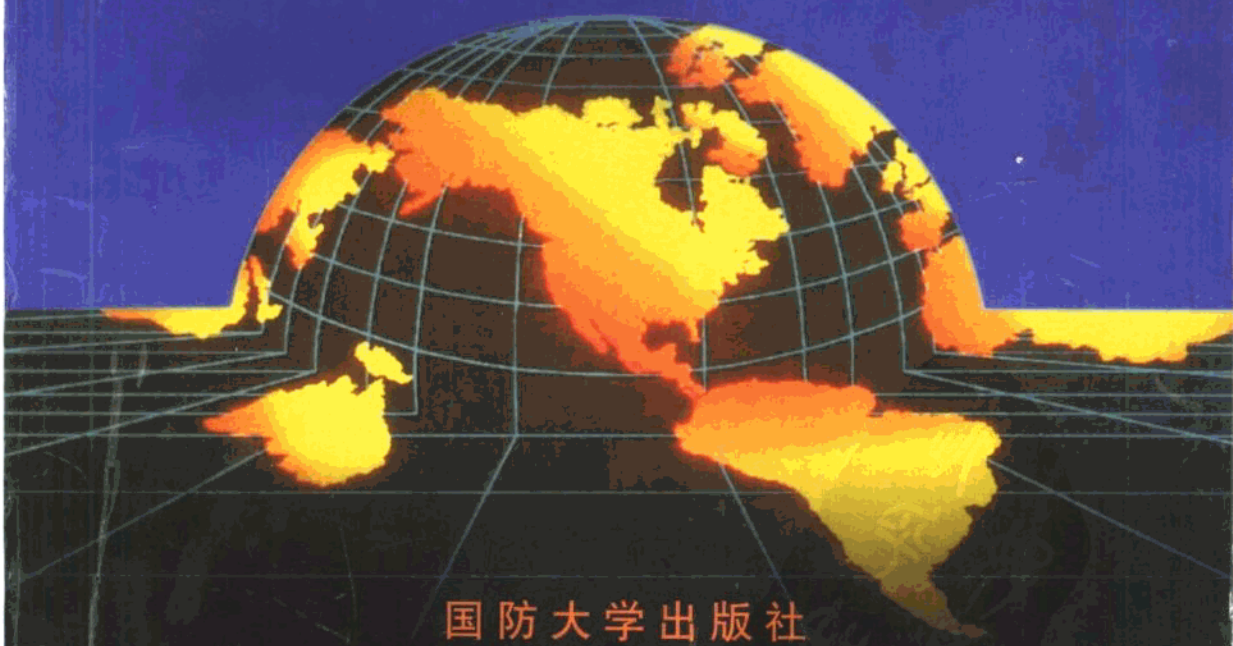


世界军事形势

World Military Situation

1997—1998



国防大学出版社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主 编：潘湘庭

副主编：盛 欣 吕有生 王小健

编 委（按姓氏笔划顺序）：

尤海涛	邢海燕	刘小午	李广彬	陈向东
陈晓菲	郑卫平	顾小鸥	唐立民	翟天锡

撰写人员（按姓氏笔划顺序）：

尤海涛	王建梅	王一炬	亢武超	卢本乔
付晓光	朱崇坤	刘孟杰	许 斌	李再英
陈向东	周柏林	罗海曦	郑卫平	袁文进
涂俊峰	梁 明	盛 欣	熊吉本	谭贺远

前 言

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的步伐加快，世界形势正发生着深刻变化。世界军事形势也同样是异彩纷呈，一年一个变化，年年都有发展。1997年初以来，美国调整军事战略，俄罗斯奉行“现实遏制”，北约东扩从议到决，日美重新修订“防卫合作指针”，东盟推动“地区论坛”，中东局势扑朔迷离，巴尔干局势若明若暗，非洲战火连绵不断……如何看，如何评？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为此，我们邀请有关专家学者，陈述个人见解，汇集出版。

目前，出版世界军事方面年度报告的国家为数不多，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的《世界军事力量对比》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年鉴》等。但是，由于其中主要内容是介绍各国最新一年的军事实力等情况，对军事形势的分析内容甚少，为此，我们萌发了撰写一部论述世界军事形势的年度报告的想法，并计划从今年开始，每年撰写一部分分析世界军事形势的年度报告。

本年度报告由两部分共十二章组成。第一部分按世界各地撰写，内容包括地区各国军事基本情况和该地区军事形势、军事热点，以及军事动态年表；第二部分是分别介绍和分析美国、俄罗斯、日本和中国一年来军事基本情况、军事形势，以及军事动态年表。本报告力求通过介绍和分析，使读者深入了解当今世界军事形势的最新发展情况，认识世界军事形势的未来发展。

书中“军事基本情况”一节的数据均引自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力量对比（1997—1998）》和日本1997年度《防卫白皮书》及美国参联会1997年度《美国军事力量》。特此说明。

本书主要记述近一年的情况，内容及资料截至1997年10月底。“军事动态年表”是根据新闻媒体公开报道列出的，原则上按地区划分，涉及两国以上情况的，根据内容列入主要相关国家的大事记中。

本书的内容，由主编、副主编与撰写人经过讨论决定，书中观点纯系撰写人的个人之见，文责自负。

由于撰写此报告是初次尝试，加之时间仓促，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同时，我们也希望此书的出版有助于推动国内对世界军事形势的研究，产生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编 者

1997 年 11 月于北京

目 录

总 论	(1)
-----------	-------

第一部分

第 一 章 东北亚地区	(18)
第一节 军事基本情况	(18)
第二节 地区军事形势	(19)
第三节 朝鲜半岛局势	(25)
附：军事动态年表 (1997)	(35)
第 二 章 东南亚及大洋洲地区	(44)
第一节 军事基本情况	(44)
第二节 地区军事形势	(47)
第三节 柬埔寨内乱	(56)
附：军事动态年表 (1997)	(59)
第 三 章 中亚及南亚地区	(63)
第一节 军事基本情况	(63)
第二节 中亚地区军事形势	(65)
第三节 南亚地区军事形势	(72)
第四节 地区军事热点	(78)
附：军事动态年表 (1997)	(80)
第 四 章 中东地区	(87)
第一节 军事基本情况	(87)
第二节 地区军事形势	(90)
第三节 中东和平进程	(100)
附：军事动态年表 (1997)	(109)
第 五 章 西欧地区	(118)

第一节	军事基本情况	(118)
第二节	地区军事形势	(122)
第三节	北约东扩问题	(126)
附:	军事动态年表 (1997)	(135)
第六章	东欧地区	(142)
第一节	军事基本情况	(142)
第二节	地区军事形势	(146)
第三节	巴尔干半岛局势	(153)
附:	军事动态年表 (1997)	(162)
第七章	非洲地区	(168)
第一节	军事基本情况	(168)
第二节	地区军事形势	(175)
第三节	地区军事热点	(180)
附:	军事动态年表 (1997)	(187)
第八章	美洲地区	(190)
第一节	军事基本情况	(191)
第二节	地区军事形势	(196)
附:	军事动态年表 (1997)	(199)

第二部分

第九章	美国	(205)
第一节	军事基本情况	(205)
第二节	军事形势	(206)
附:	军事动态年表 (1997)	(213)
第十章	俄罗斯	(223)
第一节	军事基本情况	(223)
第二节	军事形势	(224)
附:	军事动态年表 (1997)	(236)
第十一章	日本	(247)
第一节	军事基本情况	(247)
第二节	军事形势	(248)

附：军事动态年表（1997）	（258）
第十二章 中国	（268）
第一节 军事基本情况	（268）
第二节 军事形势	（272）
附：军事动态年表（1997）	（282）
附 录：世界双边或多边安全保障条约	（295）

总 论

在人类历史即将跨入新的千年之际，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无不在追昔抚今，展望未来。如今，大概很少有人怀疑这样的结论，即美苏首脑于1989年底在马耳他宣布冷战结束，具有与雅尔塔会议同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标志着雅尔塔体制的瓦解，世界战略格局开始由两极向多极化过渡。在这个过渡期，一方面由于时代主题由革命与战争嬗变为和平与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和平过渡的特性所决定，世界各国不是把国家战略的目标放在眼前，而是在追求短期目标与长远利益的最佳结合点的同时，更多地把目光定位在21世纪的有利国际地位。因此，维护和平并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谋求发展，便成为世界各国在过渡期的主要目标。

正如世界政治、经济领域一样，世界军事领域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毫无疑问，世界军事格局作为世界战略格局的一个重要侧面或组成部分，在其本身由两极向多极过渡的过程中，不仅必须服从并服务于维持和平、增进稳定这样一个世界性的需求，同时也与世界各国对未来战争的判断、军事战略调整、武装力量建设、武器装备发展等产生互动的影响。从上述五个方面对世界军事形势进行综合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今后一段时期世界军事形势的发展规律，探寻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形势发展趋势，摸索出一条通往和平的道路。

一、军事格局

世界军事格局脱离了两极对峙、争夺势力范围的轨道，呈现出“一超多强”的态势并将维持一段时期。新的安全观念——合作安全——正逐步为世界所接受并开始在实践中得以运用，形成以国家军事同盟和区域安全合作为主的多形式、多层次的安全合作模式共存的局面。多极并存、多国制衡成为今后维持世界军事格局相对稳定的基本形式。

（一）当前世界军事格局呈现“一超多强”的态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苏两国出于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与对抗，由此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对抗的两极战略格局，即“雅尔塔格局”。两极格局以军事对峙为核心，从而决定了当时世界军事格局的两极框架，其基本特征

反映在如下四点：第一，美苏两国处于严重军事对峙状态；第二，以美苏为首的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在欧洲地区构成冷战局面；第三，美苏通过两大军事集团在世界其它地区争夺势力范围，形成多个热点地区；第四，美苏之间以军事对抗为核心的对峙结构制约着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一切服从军事斗争的需要。

自从1989年底美苏首脑在马耳他宣布冷战结束，世界各主要大国都在军事领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调整，其结果是经过8年的过渡之后，两极军事格局已彻底瓦解，“一超多强”的世界军事格局框架已基本形成。

所谓“一超多强”，即从军事实力和企图两个方面评估，“一超”指美国，“多强”指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中国、印度、东盟等。

从实力看，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军事超级大国，尽管其现役总兵力在1997财年已削减到145万人，但它不仅拥有三位一体的核进攻能力，而且陆海空三军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联合作战，其实际作战能力无人可以望其项背。

俄罗斯从苏联继承下来的军事力量已有一定下降，近几年还进行了大幅度的裁减，但其实力仍然不可低估。170万的总兵力加上三位一体的核进攻能力，使其在世界军事力量排位上仅次于美国，居于第二位。

英国、法国、中国分别是世界公认的五大有核国家之一，尽管具有一定的核攻击能力，但其军事控制范围有限。日本、德国、印度等国的军事实力近年来处于上升趋势，在所在地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东盟作为一个国家间的联合集团，不具备统一的军事实力，但在维护地区军事安全方面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

从战略企图上看，美国声称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利益，并在多个地区承担防务义务，所以，它是具有全球性能力的一极。而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德国、中国、印度、东盟等国家或国家集团，其军事活动范围目前主要限于本国所在地区，是地区性的一极。这“一超多强”的九极好比是九个支撑点，托起了世界军事格局这个局面，而每个极根据其实力和企图，都拥有一定范围的控制区和/或影响区。所谓“控制区”是指对该地区军事安全事务拥有主导权，并有排他性；“影响区”则指对某一地区军事安全态势有某种程度之影响，不具排他性。比如，美国作为超级军事大国，其控制区主要在拉美地区、西欧地区和北美地区，并且，在西欧的控制力正跟随着北约东扩的步伐跨进中、东欧。另外，它对大洋洲地区、中东地区、朝鲜半岛和台海地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俄罗斯的控制区主要集中在前苏联地区，它在阿富汗、中东地区、南亚的影响力正逐步下降。英、法两国在非洲地区和中东地区的传统影响力也在逐渐下降，其发挥作用的形式主要表现在英、法、德在欧洲地区的控制权及与西方

盟主美国的斗争上。中、日两国在亚太地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控制区仅限于本国领域。

当前世界军事格局“一超多强”的态势，不仅从各极的实力和企图上反映出来，而且，在各极之间的关系上也有所体现。美俄之间已从冷战时期的战略对手、冷战结束之初的“大伙伴”与“小伙伴”的安全关系定位到如今的和平伙伴关系。但由于北约东扩，美俄会不会成为新的战略对手还难以预料，因为俄罗斯在新的军事战略中把北约东扩作为最主要的威胁，视北约为主要战略对手。今后，美俄安全关系将可能进入矛盾与合作并存、摩擦与协调并行的新轨道。

英、法、德与美国的安全关系限定在北约的范围之内。随着苏联解体、华约解散，北约针对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的军事功能已不成立，北约的欧洲国家对美国产生了离心力，谋求欧洲自主安全体系的愿望日益增强，美国的盟主地位受到冲击。尽管美国希望通过北约东扩来强固它的盟主地位，但是，从今年7月马德里会议上关于东扩还是南下、南欧军事指挥权问题及法德建立欧洲军团等问题来看，显示出美国与西欧大国之间的安全关系正逐步由过去的盟主与盟友关系转变为平等的伙伴关系。

美日安全关系从冷战时期的主仆关系逐步向地区性平等伙伴关系过渡，在1996年4月的《美日安保条约联合宣言》及1997年9月两国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获得质的突破，标志着美日之间的安全框架已从冷战时期防止苏联进攻日本本土、监视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嬗变为一定程度地利用日本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联手谋求地区安全主导权。

中美之间虽然在近年增加了军事接触，但因受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两国军事关系时断时续，在武器扩散、核能利用、军事透明等问题上两国仍存分歧。随着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两国确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后，预计两国将建立起比较正常的军事安全关系。

中日之间在安全关系上扑朔迷离。日本军费开支近年来基本高居世界第二，其海军力量大幅攀升，西方评论已超过英法海上作战能力，实际成为亚太地区军事强国之一。两国在钓鱼岛等问题上仍存分歧。

中俄之间出于谋求自身安全利益考虑，于1996—1997年通过谈判基本解决双方边界划分和在边境地区撤军并建立信任措施，使两国安全关系进入一个共同参与、互利合作、共同安全的安全框架。

日俄之间的安全关系在日本首相桥本于1997年年初提出新的对俄政策之后，出现了基本搁置领土争端转而谋求政治经济关系的新局面，双方安全关系进入了一个超越北方四岛难题、谋求相互信任的时期。11月初日俄首脑进行了非正式会晤，并就在2000年前签署两国和平条约事宜达成共识。这次会晤标志

着日俄关系正逐步走出“北方领土”问题所带来的低迷状态，两国的安全关系出现更为乐观的前景。

总体来看，世界新的军事格局在 1997 年度已见雏形，呈现出“一超多强”的态势。在这样的格局中，美国居于最为主动的地位，英法德日作为美国的伙伴将成为美国实现全球利益的地区性助手，而中俄印和东盟在积极保障自身安全、谋求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中，不断加强安全合作，倡导新的安全观念并身体力行，代表着一种新型的活力。由于此次格局的转换是在和平中进行，因此，“一超多强”的格局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存在，并随着各国综合国力的相对升降而在地位的重要性上有所升降，这主要是指“多强”，并可能影响到相互之间的安全关系框架。

（二）合作安全观念启动新的安全模式

不同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对安全概念的认识不尽相同，这种安全观念上的差异，必然导致世界各国在安全实践上寻找不同的安全模式，以适应自身安全的需要。

在冷战时期，一国的安全往往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谋求本国安全的同时常常须采取针对他国的军事措施。缔结军事同盟对付共同的对手成为冷战时期主流的安全模式。比如北约、华约等。这种安全观念也即我们所说的“冷战思维”，其特征是：第一，树立一个或几个对手，并将之渲染成最危险、最可怕的敌人；第二，以意识形态划线组织军事同盟，形成集团对抗；第三，由超级大国在各自集团中做盟主，在全球或地区实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第四，搞军备竞赛，以战争相威胁。

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增加，一国的安全与他国的利益息息相关，有时甚至达到消灭对手就可能减损自身安全或国家利益的地步。因此，维护全球安全的共同利益已愈来愈得到广泛的认同。这样，合作安全观念应运而生。

合作安全的思想来自于合作思维，即面向未来、友好合作、加强交流、求同存异、共同参与、平等协商、不搞对抗、共同安全。

所谓合作安全，就是以互信与合作为基础，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基于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地区稳定的共识，其核心就是摒弃以遏制、威慑为基础的冷战安全模式，寻求通过降低军事对抗水平、增进互信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安全的新安全模式。其基本的原则是协商一致、共同安全。对新的合作安全观念的探索和实践，较早地开始于亚太地区。这主要是因为本地区的多样性和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缘故。

1997 年上半年，中、俄、哈、塔、吉五国签署了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关于朝鲜半岛新的和平机制问题的“四方会谈”也于 8 月启动；东

盟地区论坛是目前本地区唯一就安全问题进行正式多边对话的官方论坛，它在安全问题上已初步形成了平等参与、协商一致的合作方式。这些都是寻求新的安全模式的尝试和初步成果。在亚太地区，还有很多双边、多边，官方、半官方及民间的多形式、多层次的安全对话与磋商，这些新的安全模式都是在合作安全观念的牵引下而启动的。

（三）多样化的安全机制开始在安全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所谓安全机制，即国家或国家集团因谋求自身或共同的安全利益而建立的各种组织、机构、集团，或签署的各种条约、公约，或举行的各种会议、磋商、对话等的统称。这些安全机制既有国际性的，也有地区性的，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安全机制的建立与运用，是应时代之运而生，在一定程度上对同时代的世界安全和地区稳定产生各自所特有的影响。

综观当代世界历史，曾在处理诸多安全问题上发挥过作用的安全机制有：军事集团机制、联合国机制、安全会议/磋商/对话机制、安全条约机制、裁控谈判机制、外交斡旋机制、军事透明机制、信任措施机制等等。

在冷战时期，带有浓厚“冷战思维”色彩的安全机制，如军事集团机制、安全条约机制等对维持两极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而言之，正是因为美苏两家通过安全条约分别组建了各种双边、多边的军事集团，才由此而进行两大国家集团间的军事对峙。军控与裁军机制则成为两家进行军备竞赛时讨价还价的手段。

但在新的军事格局形成的过程中，新的安全机制正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开始担负起维持世界安全和地区稳定的历史使命。

联合国协调机制尽管仍有被大国利用、控制的情形，但与冷战时期相比，其协调功能已大大提高。安理会在海湾战争期间所表现出来的较高程度的一致性，在冷战时期是难以想象的，而联合国的维和机制在冷战后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人们对于大国操纵而颇有微词，但联合国在冷战后所进行的维和行动无论在规模上、次数上都是冷战时期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在一些地区确有成效。

在全球领域产生重大作用的还有裁控谈判机制。冷战结束后，裁军机制才真正发挥其作用。从1987年的《中导条约》，到1993年的《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1995年无限期延长核不扩散条约等等，显示出裁控谈判机制在未来安全领域中的乐观前景。

就解决地区问题而言，安全对话/磋商机制、外交斡旋机制等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以其互利合作、平等参与、协商一致、共同安全的面向未来的鲜明特色而对具有冷战思维的军事集团机制产生强大的冲击。

中俄哈吉塔五国就边界问题达成的协定，以及东盟地区论坛对安全问题所作的探索，可以说是新的安全机制在新的格局中的初步尝试和率先树立的典范。

虽说现在断言新的安全机制将全面取代旧的安全机制为时尚早，但可预料，在新旧两种安全机制的较量中，新的安全机制已经深受推崇，渐占上风。

正是因为这些具有合作安全观念的新的安全机制所具有的符合历史潮流的特性，以致欧美在北约东扩之时、日美在修改防卫合作指针之际，对其针对他国的目的这一事实始终不敢言明，只能以闪烁其词来搪塞国际舆论，这也足以证明“冷战思维”正失去市场。

（四）多极制衡是大势所趋

世界军事格局已经进入“一超多强”的时期。从根本上说，“一超多强”是多极化的格局。但多极化并不意味着各极力量的绝对均衡，各极之间在实力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甚至有一极在整体实力上领先于其他各极，也正是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但就目前而言，美国这一极并未强大到足以构成单极格局的地步，所以，“一超多强”的格局基本上保持了“力量平衡”。所谓“力量平衡”，是指国际体系处于一种没有任何力量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或可以对别的力量发号施令的关系状态。在这种各极力量既不绝对均衡、但又处于相对平衡的多极格局中，维持世界军事格局相对稳定的方式就从两极格局时的军事对峙转为多极制衡。在冷战时期，只要美苏两家不打，两极就相对稳定，全球就相对安全，是“极”稳“球”稳。而冷战后“一超多强”的格局则由多极支撑，各极有自己的控制区和/或影响区，并在区内发挥自己的军事作用。相对而言，除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大的军事影响力外，其它各极主要通过在区内发挥作用并由此而影响全球，所以需要依靠各区保持稳定，才可组成全球的稳定。这是由“极—区—球”组成的系统，是“区”稳“球”稳。

按照地缘政治和地缘军事的概念，全球可分为九大安全区域，即西欧地区、东欧地区、前苏联地区、北美地区、拉美地区、非洲地区、亚太地区、中东地区和大洋洲地区。从目前各极的情况来看，拉美地区、西欧地区和北美地区是美国的控制区，中东地区、大洋洲地区、亚太地区的朝鲜半岛、台湾海峡、日本是美国的影响区；俄罗斯的控制区目前主要集中在前苏联地区，它在东欧地区、中东地区、亚太地区的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已明显下降；日本与中国除本土之外，在世界其它地区并不像美国那样具有控制力，但两国在亚太地区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英法德三国的控制力主要集中在西欧地区，它们在非洲地区和中东地区的传统影响力也在不断地削弱；印度对南亚地区具有一定影响力，并试图控制印度洋；东盟国家对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当然，在所谓“控制区”或“影响区”内也有不受控制或影响的国家。

所以，在冷战时期，“极稳球稳”的特点决定了在欧洲地区是有“冷战”而无“热点”，广大第三世界地区成为美苏争霸的热点地区。而新的格局中，“区

稳球稳”的特点决定了某些极为谋求在区内争夺安全主导权而扩展自己的控制区、影响区，从而导致各种区内争端和区与区相交之处的纠纷。区内的争端（如波黑问题），由于大国利益相近，控制力强，诉诸武力解决可能多一些，容易一些。而区区相交之处的矛盾（如朝鲜半岛问题），因为涉及多方面利益问题，大国之间为避免冲突，往往以协调为主，一般不敢轻易动用武力。

多极制衡主要通过如下机制来保持“一超多强”格局的相对稳定。一是内控，如北约内部、日美之间各大国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二是弹压，如北约东扩对俄罗斯在政治上、军事上就是采取压缩其影响力的做法；三是竞争，如英法德等国在欧洲地区主导权问题上的立场；四是互信，如中俄之间在边界问题上的处理方式；五是合作，如东盟国家与其它大国在安全问题上的立场以及中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态度；六是协调，如美日英法德等国在处理相互关系及在需要一致对外时的做法。

总之，在“一超多强”的世界军事格局中，各极之间尽管有分歧，但不至于分离；尽管有对立，但不至于对抗；尽管有竞争，但不至于失衡。当然，也不排除在局部地区出现短时间的失衡甚至对抗的情况。但是，今后总体的趋势可能是，各极将在争夺安全区主导权的斗争中，以竞争为手段，以协调为主轴，在相互制衡中达成安全区的稳定并由此而达成全球的稳定。

二、战争

两极格局终结，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性进一步减小，世界和平基本可以保障。世界大战可以并应当避免已成共识，局部战争一般只会影响地区稳定。战争形态有所变化，高技术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成为战争的基本类型。战争的可控性增强，最终主要靠政治解决。

（一）局部战争成为地区稳定的主要威胁

战争与和平，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战争尤其是世界大战能否爆发，取决于许多因素。在这些因素中，军事格局就是其中之一。

冷战时期，在两极格局中，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处于严重的军事对峙之中，在长期的军备竞赛之后，双方所拥有的核武器能够摧毁地球多次。两大集团集结百万军队于欧洲地区，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冷战结束后，最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美苏两家一垮一衰，不仅再无打世界大战的能力，而且也无打世界大战的兴趣，它们关注的焦点是发展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般认为世界大战可以推迟，甚至在相当长时期内可以避免。这是因为美俄两国已无打世界大战的打算，而其它国家更无打世界大战的能力。从冷战结束后美国军事战略对威胁的判断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预计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它将面临着多样化的威胁，可能需要主要对付几乎同时爆发的两场大规模战区战争而不是世界大战。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其军事力量一直

处于重建和不断的调整中，其战略目标主要是维护大国地位，确保周边安全，主要准备对付地区战争、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由此可见，在冷战后时代，世界大战已不再是军事大国的主要战争指标。

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并不意味着世界太平无事。从冷战后近十年来的历史看，始终是大战不发、小战不断、此起彼伏、难以平息。数字统计表明，1990年至1996年共有各种规模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234场次，年均约33场次，新发生的共有70场，年均约10场。这些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在性质上不同于冷战时期。那时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一般都带有大国背景，不仅涉及地区稳定，而且可能会引发世界大战，危及世界和平。冷战后爆发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从动因上看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冷战遗留问题，如中东问题等，在这些敏感地区，大国往往会出面干预，因此才有海湾战争。第二类是早有矛盾，但冷战时期美苏为避免对抗而压住，现在爆发出来，因不涉及大国利益，因此，在未到不可收拾或严重危及地区稳定之前，大国一般不会干预。第三类是因在冷战后受西方民主浪潮影响，在国家政治改革中试行多党制而引发的内乱。第四类是因传统的领土纠纷、民族/种族/宗教纠纷而引发的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这些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尽管动因各异，规模不同，但共性是一般无大国背景，往往只影响地区稳定。如今年新爆发的刚果（布）内乱、柬埔寨内乱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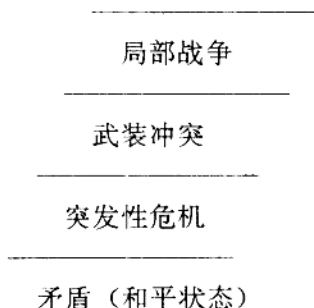
（二）当前战争形态主要呈现规模小、强度低、时间短的特点

由于人类科技水平不断发展提高，国家可用于进行战争的手段选择范围更为广泛，因此战争形态也多种多样。美国曾预计要面临冷战、有限战争和全面战争，里根政府曾把战争形态按强度分为高、中、低三种。苏联为与西方对抗，其武装力量发展至五大军种，各种武器装备应有尽有。美苏两家如果真的走上战场，可以进行从特种作战、局部战争直至战区核战争、世界核大战的各种形态的战争，也可在某个领域以某一个军种单独进行较量。我们可以从美国战略专家赫尔曼·康恩的战争升级理论中看出战争形态的多样化来。

冷战结束后，世界大战可以在一段时期内避免，一些超高强度的战争形态（如核战争）因其政治上的风险而有可能被弃用。因此，战争的形态呈现出弱化的趋势，即由于真正的军事强国力避直接参战，热点地区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在规模、强度、范围、手段及持续时间等方面出现弱化的趋势。未来可能爆发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将主要具有规模小、强度低、持续时间短、涉及范围小、使用手段少等特点。冷战后发生的234场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除海湾战争和波黑战争外，其它绝大多数参战兵力不足1万人，相当一部分是仅为数百人的小规模冲突，所涉及的范围也极为有限。同时，大部分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经济落后，军力不强，武器装备的总体水平低，进行战争的目的也很有限，虽然有些冲突中使用了一些高技术武器，但

冲突的强度依然不高。

战争形态弱化的趋势导致冷战后时期战争形态的可能分类和升级方式出现新的情况。今后，各国军事力量将面临的战争形态及其可能的升级方式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上述四级形态既可单独存在，也可逐步升级。在和平时期，国际或国内政治集团在利益上存在分歧、产生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矛盾是比较理想的办法。但若有一方一意孤行，另一方被迫作出姿态，从而引发危机，甚至升级为武装冲突、局部战争，可能在所难免。危机、武装冲突、局部战争都可以是首发战争形态，而后者也都可以是前者的升级形式。世界大战几乎可以排除在外。正因为如此，危机管理和预防冲突升级方面的研究成为冷战后时期的一个热门课题。

（三）高技术局部战争成为“一超多强”格局中战争的基本类型

战争形态的弱化，并不表示战争形态的单一化。之所以出现战争形态弱化现象，是因为近年来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大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果当今军事强国参与进来，或者它们之间直接发生武装冲突，就有可能演变为高技术局部战争。

美国在 1997 年提出的新军事战略中，明确提出准备在 2015 年之后具备能够应付在时间上有所交叉的两场战区战争。俄罗斯在 1996 年提出的“现实遏制”军事战略中也提出主要对付地区战争、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国把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作为军事准备的方向。英法德日等国也在部队编制体制和任务转轨上下功夫，以便更能适应新的要求。

军事革命的兴起为高技术战争中的运用提供了可能。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成果在军事领域的运用，传统的作战理论、编制体制和武器装备正面临着革命性变革。美俄在冷战后对信息战、数字化部队加强了研究与探索，足以说明高技术对于现代战争的重要性。军事革命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历史性

的机遇，因为它是一个新的起点，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在某个方面取得突破并掌握少数“杀手锏”，从而在高技术战争中赢得有利地位。

三、军事战略

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出台新的军事战略，在战争指导上基本放弃世界大战设想，转而主要对付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有核国家多数在不放弃核战略的同时，更加重视围绕高技术常规战略来制订军事战略。战略指导思想在继续重视实战的同时更加注重预防危机爆发和遏制危机升级。

两极格局已经解体，国际形势正在发生一系列巨大变化，新的世界军事格局也已基本成形。为了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世界各主要国家在经历几次调整之后，在近年内连续出台新的军事战略或安全政策。美国继1992年、1995年分别推出“地区防务”战略和“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之后，于1997年5月推出新的军事战略——“营造·反应·准备”。俄罗斯在冷战后初期，曾经奉行消极的纯防御战略，后调整为积极防御战略，1996年6月又推出“现实遏制”战略。日本在1995年对其防卫计划大纲进行了重大修改，虽然未改其“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名称，但其战略目标、战略思想、战略计划都有重大调整，这些在1996年4月《日美安保条约联合宣言》及1997年9月出台的修改后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都有具体体现。英德两国依然将其安全政策放在北约框架内考虑，奉行灵活反应、有效遏制的“全方位防御”军事战略。

总的来看，调整之后的各国军事战略尽管名称各异，但也有一些共性。

（一）由主要应付世界大战改为主要对付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

冷战时期，世界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军事战略对战争威胁的判断，认为主要的是世界大战。所以其战争指导的重点是放在对付世界大战上。据此，各国的军事力量建设、编制体制的确定、指挥体系的建立、武器装备的准备、作战理论的制订等都是围绕应付世界大战而展开的。

冷战结束后，各国军事战略把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视为将要对付的主要战争形态，并对相关方面进行了全面调整。

军事战略的战争指导从应付世界大战调整为对付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需要有一个过程。冷战时期，美国在应付大战的体制下打了两场大的局部战争（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结果甚惨。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在军事战略上对大战的指导难以完成对局部战争的指导，必须在指挥体制、作战理论、武器装备等诸多方面作出相应调整方可适应。美国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用十多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这种必要的调整，因此，在海湾战争中其战略思想贯彻顺畅、作战理论运用得当、武器装备适应战场要求，在军事上获胜也就顺理成章。

俄罗斯在其新的军事战略中虽然未明确宣示放弃世界大战的设想，但其立